

搜集整理

杨均 李和林 白庆芳

顾问

王叔武

云南少数民族织绣纹样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艺术研究室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1/16开 印张14.25

1987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8068·1448 定价：15.00元



云南少数民族 织绣纹样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艺术研究室编

云南少数民族织绣纹样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艺术研究室编

文 物 出 版 社

雲南少數民族織綉 圖案

常書鴻

云南少数民族织绣艺术概说

杨 德 崧

云南有二十四个少数民族，近二百个支系称谓，是我国民族单位与称谓最多的省份。

云南少数民族人民擅长织绣工技。他们以织、染、刺、挑、缝、绘、绣、印等方法制出变幻万千的文彩图形，一类古朴纯正，一类繁缛精致；设色或绚烂庄重，或素淡典雅；基调明快悦目，纹型疏密有致；布局严谨，构图奇巧，直欲将人间丽物瑞事尽收其内，溢漫着民族地区的乡土芳馨；无论简单的还是繁复的构图，无不呈现出一派原始风格的自然美和创造美。它凝聚着各族劳动者的优秀智慧和创造才能，象征着古老而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本书是根据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艺术研究室历年来实地搜集到的织绣纹样绘制精选而成的。主要包括云南独有的或主要分布在云南各地的彝、白、哈尼、傣、傈僳、拉祜、佤、纳西、景颇、布朗、普米、怒、阿昌、崩龙、基诺、独龙等少数民族和未定族称的苦聪人的织绣纹样。云南有但主要分布地在他省的苗、瑶、壮、藏、回、蒙古等族的织绣纹样，鉴于有关省份已出版专册，为避免重复，本书仅采用少量的具有云南地方特点的纹样入选。全书所选图案纹样力求反映云南各族织绣艺术的概貌，对研究云南民族传统纺织工艺技术、工艺美术及其历史，提供了一份具有实用价值的参考资料。

本文从历史简述、纹样种类、构图特点、纹样中所见的各族文化融合及材料与技术五个方面作简要的叙述，以便读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织绣艺术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① 分别见吴金鼎、曾昭、王介忱：《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1942年）；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报告》，《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1 铜杖头踞俑



2 铜贮贝器
祭柱场面群像
持纳文织舞者



3 铜贮贝器盖立体场面人物



4 四人乐舞俑



5 杀人祭柱铜贮贝器腰部
纹饰狩猎者



6 铜贮贝器盖战争场面
之骑马武士



7 铜杖头踞鼓舞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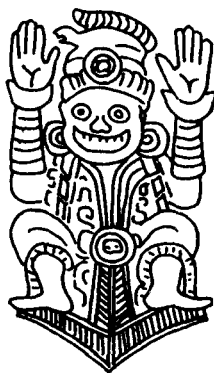
历史简述

云南纺织技术大约始于三千多年以前。大理苍山、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晋宁石寨山。剑川海门口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分别出土石质或陶质纺轮，骨质或角质针具^①，证明纺织物已经面世。从人类艺术起源的一般规律看，原始制陶者也许亦兼原始织造者，因而上述遗址发现的原始陶器上的点纹、圈纹、格纹、断线纹、草纹、水纹、绳状纹等，对以后纺织品中出现的纹样可能产生过较直接的影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传说中的南方民族的祖先鬻熊时说，“其毛五采”，死后，他的子孙“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能织、染，使有五色，说明已知文彩装饰。这是有关南方少数民族早期织染状况的文字记载。

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群出土铜器的大量图像显示，西汉滇人的衣著已经注重文饰（插图1、2、3、5、6），在衣、裤、帔、腰带、头帨、顶饰上，分别有条纹、几何纹、水波纹、草木纹、云状纹、羽状纹、鸟状纹等，纹样的差异似乎还表示身份或职业的区别。乐舞人的装束尤其花哨，有的周身密布图形，仿佛将战国至西汉时期滇国造型艺术的风采都聚集于一身（插图4、7—9）。从青铜贮贝器盖立体纺织场面看，滇人席地打纬织造，有理纱、踞织、验布等相互配合的技术流程（插图10）^②。鉴于同出的铜扣饰上粘附着绢、



8 铜挂饰舞盘人



9 铜剑舞人浮雕

②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青铜器》图版13—18，文物出版社，1981年。



10 铜贮贝器盖立体纺织场面

① 同上书，202页。

② 《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土地沃腴，黄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绢、采帛、文绣，又有野兽食铁，猩猩兽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桐华布，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及卖与人。有兰干、细布，兰干，獠言紵也，织成文如绫锦。又有罽毼帛叠……。”又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略同。

③ 《后汉书》注引，“外国传曰：‘诸薄国内子织作白叠花布’”。

④ 同注②。桐华亦作檳华，见左思《蜀都赋》：“布有檳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注：广志曰：‘梧桐有白者，罽国有桐木，其华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织以为布也’），幅广五尺，洁白不受污汗。”又，参见藤田丰八：《古代华人关于棉花棉布之知识》，《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第456页，何健民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⑤ 同注②。

⑥ 《蛮书》卷七。

⑦ 《新唐书·南蛮列传》。

⑧ 同注⑥。又，杜佑《通典》卷一八七：“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蹻之余种也。其土……有丝麻女工蚕织之事，出纁、绢、丝布，幅广七寸”。

帛残片¹，因而可以认为由奴隶主监督劳动的这个场景可能是为统治者纺织绢帛的真实写照。滇族统治者（包括祭司）的穿著有些大约是缀染花纹的绫锦类的丝衣，证明滇国的丝纺手工业已进入较成熟的时期。

汉晋时期，滇池四周与永昌等地“知染采文”，产“蚕桑、绢、采帛、文绣”，花色品种颇多，能将“罽毼、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②。帛叠也称“白叠花布”^③，大概是以彩色经纬纺织或土法染印成的。帛叠亦即“洁白不受污汗”的桐华（木棉）类布^④，加工成绫锦一般。加工方式大约非染即绣，视之光润华美，是当时人们普遍喜爱的绣染缝衣的最佳面料之一。“兰干”即麻织的紵，文色不亚于绫锦，是僚人的出色产品。云南古代织染术之前趋，还表现在对毛织品的染织方面。属披毡类的罽，以猩猩的血染成朱色^⑤。石寨山铜器人物形象的罽上有纹，疑是早期毡绣（插图11、12）。在毛质制品上染绣斑彩，技术难度较织染棉布为大，说明滇至两爨之际，云南织染术在“西南夷”中有其先进和独到之处。

唐宋时期，云南的织染与刺绣有很大的发展。

首先，表现在丝制品方面。由于南诏“蛮治山田殊为精好”，盛养柘蚕，“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耸干数丈”^⑥，“蚕生阅二旬而茧”^⑦；“抽丝法稍异中土，精者为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其纺丝如朱紫以为上服”^⑧。綵缯——



11 四人乐舞俑



12 铜贮贝器盖立体场面披罽者



13 文武皇帝圣真



14 皇帝侍内官

丝织品类的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

锦——“织锦缣精致”^⑨，“锦文颇有密致奇采”^⑩。这种花色艳丽、质地精究为南诏纺织品类之冠的织物，曾被王官豪族视为珍品。官室“陈设锦绣”，极其华丽^⑪。“蛮及家口悉不许为衣服”，“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缣”^⑫，“贵者绫锦裙襦，上施锦一幅”，衣“锦纈袄”^⑬，“贵绯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⑭。《南诏德化碑》阴部罗列获赏官员数十，其中得紫袍者居多，得锦袍者仅五人（项），可见其名贵。《南诏中兴画卷》（插图13—15）、《大理国画卷》（插图16—18）及剑川石窟描绘的南诏、大理王公显贵穿的花纹缛秀的冠服，亦即“礼衣悉服锦绣”，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

绫——《说文解字·系部》：“布帛之细者曰绫”。《释名·采帛》：“绫，凌也，其纹望之如冰凌之理也。”轻且薄，以精丝纺之^⑮，分花、素二类，“贵者绫锦裙襦”^⑯，《南诏德化碑》碑阴记以“二色绫袍”作功臣赏赐品。绫作衣饰用，可能花类居多。

绢——《说文解字·系部》释属缙类，有麦茎之色。厚而疏，一般的质地较粗糙。南诏的百姓制为衾被，常用的一种名叫皂绫绢^⑰。细密的绢叫缣，十分精致，南诏常与锦同提并相媲美，染作“朱紫以为上服”^⑱，庶民不可享用。

《大理国画卷》中礼佛者的官服似有以缣作面料的染绣品，花色妍媚，纹样同中原官袍比较，殊异之点颇多。

缙——缙或谓缙帛（非丝织或混纺者称缙布）。此处说的缙，概红缙、黑缙、白缙、朱缙、彩缙、帛及绝布数种^⑲，据前引《后汉书》所说的綵帛及帛叠“织成文章如绫锦”。缙帛当是用于印染、画绘、缕绣的优良地料。据《蛮书》卷八载，南诏“本土不用钱，凡交易缙帛、毡罽……，以缙帛幂（单位）数计之，云某物色直（值）若干幂”，说明产量非少，民间普遍使用，因而施于衣饰绘绣图纹加工可能较多。

其次，氍毹。《说文解字·毛部》释作捻毛蹂毛制成之物，即披氍。罽或作罽，“西胡毳布也（段注：毳者，兽细毛也，用织为布，是曰罽）”。氍毹是南诏、大理流行之

⑨ 同注6。

⑩ 同注7。

⑪ 杨萧《南诏通记》述星回节本末时说，南诏松明楼“极其华丽，陈设锦绣”。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第9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

⑫ 《蛮书》卷七。

⑬ 《新唐书·南蛮列传》。

⑭ 《蛮书》卷八。

⑮ 同注12。

⑯ 同注13。

⑰ 《蛮书》卷七：“其绢极宽，原细入色，制如衾被，庶贱男女，许以披之。”卷八：“南诏以红绫，其余向下皆以皂绫绢。”

⑱ 《新唐书·南蛮列传》。《蛮书》卷七。

⑲ 《蛮书》卷四：“茫蛮部落……，衣青布袴，膝篋缠腰，红罽布缠髻。”“栗栗两姓蛮、雷蛮、梦蛮……丈夫妇人以黑罽为衣。……又东有白蛮，丈夫妇人以白罽为衣。”“施蛮，……男以罽布为缠裆袴”。《新唐书·南蛮列传》：“茫蛮本关（开）南种，……以罽布缠腰，出其余垂后为饰”。徐云虔“到善阐府（昆明），见数十骑，曳长矛，拥绛服少年，朱罽约发”。“……（乌蛮），妇人衣黑罽，其长曳地”。南诏“以罽帛及贝市场。”“自夜郎、滇池以西……有……丝、麻……，布幅广七寸。……女衣绝布裙衫”。绝，粗罽或绵毡，似布，在本文内亦同时列入布类，不赘注。



15 武士名群矣（右）
文士罗傍（左）



① 《蛮书》卷八：“其蛮，丈夫一切披氍。”

② 《新唐书·南蛮列传》。

③ 同上书：“中和元年，（南诏）复遣使者来迎主，献珍怪氍百床。”

④ 《新唐书·南蛮列传》：“大和、祁鲜而西，人不蚕，剖波罗树实，状若絮，纽纆而幅之。”“茫蛮……妇人披五色沙罗笼。”《蛮书》卷四：“寻传蛮……披娑罗笼。”杜佑《通典》卷一八七，云南有“木棉濮，有木棉树，多叶，又生房，甚繁，房中棉如蚕所作”。由此得知，木棉濮之族称是从多产和使用木棉而来的。《宋史·蛮夷列传》：“风琶蛮，咸

衣装①，其中南诏王穿的“绛紫锦罽”②，或以锦饰罽，或云罽纹如锦，主要指有文饰的氍毹。此类“珍怪氍罽”，南诏曾以百床之数作为贡品献给朝廷③，足见其质地与色纹的佳美。据《岭外代答》卷六载，大理“自蛮王而下至小蛮，无一不披氍者。但蛮王中锦衫披氍，小蛮袒裼披氍尔。……其上有核桃纹，长大而轻者为妙。大理国所产也，佳者缘以皂”，行销我国南方各地。

再其次，布类。有木棉布、朝霞布、纁布、麻布（包括纁）等数种。木棉布或叫吉贝、古贝、娑罗笼、纱罗笼、娑罗毯，或“素地红花”，或染五色并有“繁縟多巧”的织



· 17 官贵

印文采，名“五色斑布”^①。据考，前引《后汉书》之“帛叠”与“白叠”、“白叠花布”同，均为“文如绫锦”的木棉织品^②。朝霞，疑与《新唐书·南蛮列传·骠国》衣用的朝霞（布）一致。顾名思义，“朝霞”之名称可能同染色加彩如霞有关。

南诏纺织业发达，为染绣提供了极好的基础，故而“有刺绣”^③，并遍及民间，织、染、绘、绣花纹或装饰图案

平初（998），其王囊沙遣使乌柏等贡马五十七匹，素地红花婆罗毯二，来贺即位。”端拱二年（989），邛部川蛮贡“莎罗毯”。《永乐大典》卷14536引：“（莎罗树）出金齿及元江地面。……破其壳，中如柳绵，纺为线，白氎、兜罗锦皆此为之，即汉地之木棉也。”波罗树应为婆罗树、莎罗树，即木棉树；纱罗笼、婆罗笼疑即婆罗布之异写。《岭外代答》卷六言吉贝，黎人缠腰之布，“南诏所织尤精好”。吉贝或曰古贝。《南史》卷七八：“古贝者，树名也，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布与绉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

斑布。”《太平御览》卷八二〇引《南州异物志》云：“五色斑布，以丝布古贝木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毳，中有核如珠珣，细过丝绵，人将用之，但纺不绩，任意小抽牵引，无有断绝，欲成班（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弱软厚致，上毳毛，外微人以斑布文最烦（繁）缛多巧者，名曰城城；其次小毳者，名曰文犀；又次毳者，名曰鸟骊。”

② 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从考》450—464页。

③ 《蛮书》卷七。



18 军将、武士和侍者

① 《新唐书·南蛮列传》。

的冠服风行。除王者达官之外，平民衣饰花色亦多。贞元十六年（800）南诏遣乐舞伎队赴长安宫阙献艺，表演“夷中曲”——大型乐舞《南诏奉圣乐》，舞人穿着“南诏衣，绛裙襦，黑头囊，金佉苴，画皮鞮，首饰袜额，冠金宝花鬘，襦上复加画半臂。……裙襦画鸟兽草木，文以八綵杂华，以象庶物咸遂”；“饰罗綵襦袖，间以八采，曳云花履，首饰双凤、八卦、綵云”，从头到脚皆文色锦绣，五彩缤纷。连乐器钲、柁、铙、铎亦“覆以綵盖，饰以花趺，上陈锦绮，垂流苏”^①，装饰极为璀璨绚丽。虽然乐伎衣装可能经过一定加工，但是《奉圣乐》本名《夷中歌曲》，是以突出民族与乡土文化为特色的，节目艺术素材及演出者大约多来自民间，因而演员的衣冠服饰，也大量保持民间的生活原型，看来是不成问题的。而衣裙襦鞋上画的鸟兽草木花纹，应是产生于民间艺术的痕迹。

金佉苴即金腰带。或曰佉苴，或曰韦带，或曰金带、宝金带，既是南诏官民时髦的美饰，又是国王褒奖有功军将官员之珍品，受赏者曾详列于《南诏德化碑》之碑阴中^②。据南诏、大理画卷人物所系者分析，佉苴多数非真金（或其他金属）所作，可能是以金色或金质线缕绣制成的，花纹灿烂耀眼，甚为美观。一种约似金质的“镂金带”仅限于王用，余则多属前者。

服饰重彩文绣之俗在少数民族文字籍载中亦有记述。例如，明清抄本纳西族象形文字东巴经典内有一些字句提供了线索：

（1）《拯救什罗祖师经》^③：“（什罗）穿上黑靴，披上衣服，系上带子。”（衣、带有纹）——



（2）图画字：

1. 围裙（百褶且有纹及缘边）

② 《蛮书》卷八：“谓腰带为佉苴。”《新唐书·南蛮列传》：“佉苴，韦带也。”南诏王法用“镂金带”。《南诏德化碑》碑阴曰金带，碑阳曰宝金带。

③ 和正才述，周耀华译。丽江市文化馆石印本，196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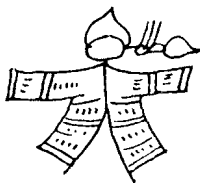
2.能干的女人（袖有纹）



3.媳妇穿衣打扮站起（衣有纹饰）



4.穿龙袍之武将（衣有纹）



（3）东巴（巫师）造像^④（衣重文绣）



元至清代，云南丝料、布疋、锦类“皆精好甲他处”，“辐辏转贩，不胫而走四方”^⑤。前人善“纂组文绣”^⑥之风与手工技艺相续而下，人们喜“衣斑花布，披色氍”^⑦，用质朴而绮丽的乡染刺绣美化装束，各地民族服饰纹样丰富多采。

白族 或称僰人、白人。出帛、毡、纱、绣。妇人“以青

④ 东巴经《祭死者道场迎保护法及跳神之规模》（清抄本）卷首画 丽江市图书馆藏本。

⑤ 谢肇淛：《滇略》卷四。

⑥ 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

⑦ 周致中：《异域志·西南夷》。

- ① 同注③。
 ② 乾隆《东川府志》卷八。
 ③ 天启《滇志》卷三〇。
 ④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
 ⑤ 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
 ⑥ 嘉庆《临安府志》卷一八。
 ⑦ 同注③。
 ⑧ 乾隆《开化府志》卷九。
 ⑨ 王恽：《秋洞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一。四部丛刊本。
 ⑩ 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
 ⑪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



19 勐海勐遮佛寺壁画歌舞功伙图

- ⑫ 道光《普洱府志·人种》。
 ⑬ 雍正《临安府志》卷七。
 ⑭ 同注⑫。
 ⑮ 康熙《广西府志》卷一一。
 ⑯ 李思聪：《百夷传》。
 ⑰ 道光《云南通志》引《伯麟图说》。
 ⑱ 同注⑫。
 ⑲ 乾隆《开化府志》卷九。
 ⑳ 康熙《广西府志》卷一一。
 ㉑ 乾隆《镇雄州志》卷五。
 ㉒ 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
 ㉓ 道光《广南府志》卷二。
 ㉔ 同注⑲。
 ㉕ 乾隆《丽江府志略》上卷。
 ㉖ 李炳臣修、李翰香纂：《维西县志》卷三。

纱分编，绕首盘系，裹以攒顶黑巾，……衣绣方幅，以半身细毡为上服”^①。《皇清职贡图》白族造像之男衣禅领有云状纹绣，女子的勾头鞋帮绣着日光四射的团形花饰。

彝族 或名爨人、保罗。“妇人衣绮罗”^②，“衣文绣”，穿“五色短裙”^③，或“黑衣长裙，下缘缕文”^④，“缘以锦绣”^⑤；头“蒙以方尺青布，镶红绿色”^⑥，身挂“绣囊”^⑦，“锦布袋”^⑧。《皇清职贡图》彩绘彝人形象，男女鞋面、妇人包头皆有圆圈或花形文绣。

傣族 元称金齿百夷，清称摆夷。“其人衣冠装束”用绛毡、白叠、皂缁等面料^⑨，男以“彩缁束发，衣赤黑衣，趿绣履”，妇“衣文锦衣”^⑩，“衣文绣”^⑪，下身着“丝棉花布筒裙”^⑫，“镶边绣花”^⑬，“红绿镶边”^⑭，“戴花首巾”^⑮。“贵者衣用绉丝绫锦，以金花金钿饰之”^⑯。《皇清职贡图》彩绘傣族腰带、手帕、头帕、锦包等及傣族壁画的人物衣饰（插图19），是摆夷织绣艺术的真实记录。

壮族 或称侬、沙、仲家、土獠、沙免等。“男衣彩布，女服绣褐”^⑰，女“以黑线绣布”^⑱，“五色毛线为衣”^⑲，“穿绣衣绣裙”^⑳，媳著“锦绣衣”^㉑，“着绣花履”^㉒，男子头“裹青花帕”，女子“惯挑棉锦”^㉓，所织花纹与苗族相同^㉔，鲜艳富丽。

纳西族 旧称么些、摩梭。“服短衣，拖长裙，覆羊皮，缀饰锦绣金珠相夸耀”^㉕。妇女“精刺绣者所绣之花鞋花袖，时样翻新”，有的“与苏湘绣相仿佛”^㉖。

布朗族 曾称蒲人。“男子以布二幅缝为一衣……，富者以红黑线间其缝，贫者以黑白线间之。……妇人用红黑线织成一幅为衣”^㉗，“戴青绿珠，以花布围腰为裙”^㉘，“簪骨簪，以丝帛织袈纱短裳，缘以彩色”^㉙。

佤族 “男子以花布为套衣，亦有百夷（傣）装饰者”，女子“以纱罗布披身上为衣，横系于腰为裙。纱罗布即中国木棉布，坚厚，或织以青红纹，……行缠用青花布”^㉚，“斜缠锦布于腰”^㉛。

阿昌族 亦称峨昌。“妇人以五采帛裹其髻为饰”^㉜，“以花布系腰为裙，胫裹青花行缠”^㉝，“系花褶而跣足”^㉞。

哈尼族 亦名窝泥、倭泥、斡泥。妇穿“花布衫”^㉟，

“以花布为套头”³⁶，“以彩布为统裙，其裙蒙乳以至下体”³⁷。

藏族 男以“红绿十字文罽为衣，……著茜红革靴，或以文罽为之。”妇人百褶裙“俱彩罽为之，裙或文罽或彩色布”³⁸。

其他民族服饰亦多文彩。诸如普米族，“腰束文花毳带，披琵琶毡”³⁹；景颇族，“性喜华彩”⁴⁰，衣以彩饰⁴¹；怒族，“织红文麻布”以为衣裙⁴²；苗族，“以丝线织文于布为衣，男女皆然”⁴³，女“戴五色花冠，……系绣花布裙”⁴⁴，通身花枝招展。

冠服文彩琳琅满目，是社会织染缝绣技术发展并广泛兴于民间的突出标志。原料与生产手段的不断改进，为织绣品花色纹样增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元以后，云南出产的纳纹纺织品与染绣品有丝质的缙、帛、锦、纱、绮、罗、棉与植物纤维质的棉布、木棉布（亦名兜罗布、莎罗布、娑罗布）、火草布、麻布（枲布、纴），毛质的毡罽、氍毹等。同类织绣物分别产于诸地各族，常异地而别，出现造型与设色不同的丰富纹样与风格。

在传统产品、纹样中，除上文已说过的相同者在此不再赘述外，兹略举有独自特点的代表性者分述如后。

（1）锦 类

傣锦 据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金齿百夷“地多桑柘，四时皆蚕”，丝织锦类质地细软，色泽光润，纹样繁富新奇，产量较多，以至非但“贵者锦缘”，而且民妇亦“衣文锦衣”。干崖（今盈江）“丝织五色土锦”成为献给朝廷的贡物⁴⁵。

苗锦 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说，云南“曲靖、东川、昭通等府花苗，……能织苗锦，常携竹筐入市贸易”。苗族花苗支系以衣裙花哨而得名，苗锦以花纹繁复细腻设色浓艳著称。

兜罗锦 明人杨鼎《南诏通记》，“兜罗锦，出金齿木邦甸”⁴⁶，是傣锦的另一品种。“兜罗”即傣语Dunliu（“吨留”）——木棉树的对音，兜罗锦亦即以木棉布（前述帛叠、兰干、细布、桐华布之类）为地加彩线挑绣或丝与木棉彩线兼织花纹的锦布，相沿至今。

²⁷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

²⁸ 康熙《永昌府志》卷二四。

²⁹ 天启《滇志》卷三〇。

³⁰ 《新唐书·南蛮列传》，见10页注④。

³¹ 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四。

³²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

³³ 李思聪：《百夷传》。

³⁴ 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

³⁵ 天启《滇志》卷三〇。

³⁶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

³⁷ 康熙《元江府志》卷二。

³⁸ 余庆远：《维西闻见录》。

³⁹ 同注③。

⁴⁰ 谢肇淛：《滇略》卷九。

⁴¹ 康熙《永昌府志》卷二五，王尧衢《遮放诗》言景颇族“衣彩食甘骑坐象”。

⁴² 同注③。

⁴³ 乾隆《镇雄州志》卷三。

⁴⁴ 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

⁴⁵ 《明史·云南土司列传》。

⁴⁶ 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第94页。

棉锦 道光《广南府志》卷二,“侬人……惯挑棉锦”,这是有关“壮锦”的记录。所谓“挑”,指以棉布为地,用彩色丝线挑绣各式花纹,史籍记载提及壮族(侬人)的“花布包头”即以此为之。“挑”亦可作织解,与傣族用五色棉线或丝经棉纬纺织各式图案的锦颇多近似。

蛮带 《明史·舆服志》言,宫乐“抚安四夷之舞”有演员“南蛮四人”,系“泥金狮蛮带”。疑此“蛮带”即南诏金佉苴之延续,应是金丝锦或花锦为地加金线绣制的腰带。原梁河、孟连宣抚司保存的相传是明代遗物土司官袍的腰带属此,纹饰极精。

锦布袋 乾隆《开化府志》卷九载,彝族阿夏人“男女各佩锦布袋,斯须不离,惟疾病始解之”。锦布袋俗称香包,小荷包,是锦上添绣制成的小囊,内盛香料或五籽(谷、麦、葵、松实、瓜子)等物,佩于胸或腰部,传说能避邪佑体,故盛行各族,形状与纹样甚多。

(2) 花布类

火草布 《南诏通记》:“有火草布,草叶三四寸,蹋地而生。叶背有绵,取其端而抽之,成丝,织以为布,宽七寸许。以为可以为燧取火,故曰火草。”天启《滇志》卷三〇述,武定彝族罗婺(或作罗武、罗舞)人“衣火草布,其草得于山中,缉而织之”。有纹,质地粗细皆有,细的有光润感,故喻如绉^①。近代不少民族仍作衣或背包、口袋用,有的缝绣图案花纹于其上。

麻布 天启《滇志》卷三〇载,蒲人以丝枲(麻)织衣,加彩色边。余庆远《维西闻见录》说,怒族“织红文麻布,么些(纳西族)不远千里往购之。”麻布较普遍,有直条形纹、横纹、格形纹、波浪纹诸种,色调不拘。用作挎袋者加绣图案于上。

花布 质或棉,或木棉(娑罗),染色使有花纹,前引文献中的五采帛、青花布、帛叠花布、花布、彩布、彩色布、五色布等概指此。仅青花布言,大致包括蜡染、扭疙瘩染使白布呈青(蓝)底白花者,在苗、瑶、壮、白、彝、纳西等族中颇兴盛,纹色素雅美观。

^① 嘉庆《临安府志》卷一八:“侬人……衣粗布如绉。”